陕西工人报

「为X清廉」说

高志华

一个刚刚入学或尚未入学的娃娃自告奋勇拿了三角伍分钢崩儿去打酱醋，回得家来，告诉父母："酱油两角伍分1斤、醋1角1斤，各打1斤，钱刚花完。"父母免不了喜眉笑眼地夸奖娃娃一番，有的，还要连忙塞给一块巧克力。其实，倘若立案审查，原来酱油是2角4分1斤，小家伙竟贪污一分钱，以积少成多，偷偷去买吹糖锅巴。此乃小小焉者。至于初中、高中学生自己拿钱去买老板鞋、牛仔裤、T恤衫……回家慌报价格，从中贪污三块五块的事，亦属小焉者。而以种种合法的名义，整条地往出"拿"大重九，整瓶地"揣"西凤，以性质论，恐怕该属娃娃们的"大案""要案"了吧？

查《辞海》，对"廉洁"一词的解释是——清廉、清白。与贪污相对。大到一条大重九，小到一分钢崩儿，都是不清白，不清廉。那么，现目前"为×清廉"的提法行情见涨的势头，按一些同志敏感、敏锐、敏捷的程度，"为教育好革命接班人"，提出"为娃清廉"的口号，似乎也顺理成章。

先是提出了"为官清廉"，"为政清廉"。又准确又及时又抓住了主要矛盾：第一，从历史上看，为官的假公济私、收受贿赂，有老百姓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第二，从现实生活着眼。"官倒"正败坏着党的崇高威信，危害着四化大业，"权""钱"交换的腐败风气正腐蚀着一些干部（包括从政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灵魂；第三，人民群众对"为官不廉"、"为政不廉"的问题意见最大，而不少人的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揭露，或者揭露了却没有得到及时地严肃地处理！第四，"为政"的清廉了，其他各行各业的经济犯罪分子的问题，一些人不清廉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然而，后来又看到了"为警清廉"。警，警察吧！警察也该清廉。最近，又看到了"为医清廉"。医者，医生也，医生也应清廉。可是，照此推演下去——为工清廉，为农清廉，为兵清廉，为商清廉、为学清廉，为文清廉，为教清廉，为父清廉……直到为娃清廉，谁人不该清廉？哪个提法有错？

国家有宪法，各行业有职业道德，各单位还有具体的合理的规章制度，足足的足矣！

"为×清廉"的提法，切不可泛滥！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散文）

火热的煤山

心路

有安子凹煤矿的熟人来，时令才是秋天，他们却穿上了厚厚的毛衣，或薄薄的棉袄，我很是惊异："那里就冷成了这样？"回答说："山高沟深，气候凉着哩。"从此，在我的印象中，安子凹的山是冷的，水是冷的，空气是冷的，一切全都是冷冰冰的了。

春节刚过，单位让我去安子凹煤矿组织文艺节目，一想起那里的寒冷，便不由得胆怯怯的，但还是胆怯怯地去了，为了工作，也为了是个陌生而新鲜的地方。

一路上，茫茫的积雪把连绵的高塬、沟壑、山峦遮盖得严严实实，显得空旷、沉寂、荒凉，叫人更有一番冰冷在心头。

从车上下来，跳跳冰麻的双脚，踩着厚厚的冰雪，来到煤矿的生活区，看见架在大树上的高音喇叭，吼着粗犷的秦腔，还有大门两旁歌颂改革的火红对联，立时便实实地感到一丝暖意了。

我挺了挺猫着的腰走进门去，正是上下交接班的时候，工人们有衣帽整齐下井去的，有满脸煤黑下班回来的，有洗过澡去餐厅吃饭的，他们互相招呼着，笑骂着，个个都象春天那样展脱。

矿长是位年轻的企业家，也是矿里文体活动的骨干。他从县上开完先进企业表彰会回来不久，一副雄心勃勃的模样。我说了来意，他很高兴，马上叫来工会主席和干事，作了安排，便戴上了矿灯帽，随着工人们下井解决生产难题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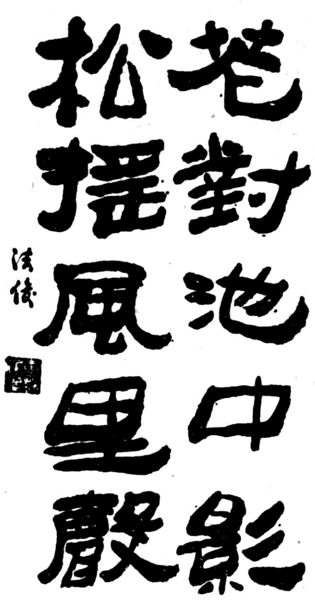
在工会干事老白的宿舍里，除了几把椅子和简单的床铺外，墙上挂满了镖枪、大刀、长剑、流星锤，还有一把黑亮的二胡，桌上也净是笔墨纸砚。真想不到，他还是个文武全才呢。文艺骨干们也三五成群地来了，一个个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满是老茧的手里提着各自喜爱的乐器，一时间乐声大作，一曲接着一曲，一歌连着一歌，竟演奏得如醉如痴，如狂。

哦，谁说他们是死了没埋，埋了没死的人？他们舍得用生命去拚搏；上了井来 又用满腔热情去创造和追求美好的生活。听听他们朗朗的笑声和这深情悠扬的演奏吧；看看他们大碗喝酒的豪爽场面和把深深埋藏着的乌金开掘出来的劲头吧，他们那一颗颗火热的心，就是一个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煤山的白天是火热的，煤山的夜晚也是火热的。没有豪华的剧场舞台，他们经常就在饭厅里举行多彩的晚会。生几盆旺旺的炭火，吃着夹菜的馒头，快快活活地来了，没有固定的形式，不拘不束，不讲排场，不扭捏做态，他们都是观众，又都是演员，矿长唱了，工人唱了，司机唱了，炊事员也唱了，随便哪个往起一站都能拉一曲热烈的《赛马曲》，唱一首深情的《我爱煤山》，吼一段过瘾的《下河东》。他们每一个人都能给煤山增添一份快乐，一片火热，一股燃烧的激情。我深深地沉浸在这片火热的气氛中，直到采煤队长老杨拉着我的手走在住处的路上了，也没有感到一点点寒意。

顺着弯弯的小路，登上一座山头，只见整个煤矿灯火通明，如同白昼，一车车闪光的煤被运到地面，马达声和卷扬机声轰轰隆隆，好一个热腾腾的煤山。

我忽然觉得，煤山的人们简直是一块块燃烧的煤了。


老對池中影
松摇風里殿
法倣

书法 曹发俊

刊头设计 蔡院生 **本版编辑** 叶广芩

分寸

（小说）

杜敏

他们是老同学。

他比她大几个月。学校合并班级，她便同他坐在了一个班。一个在前排，一个在后排。紧挨着，同窗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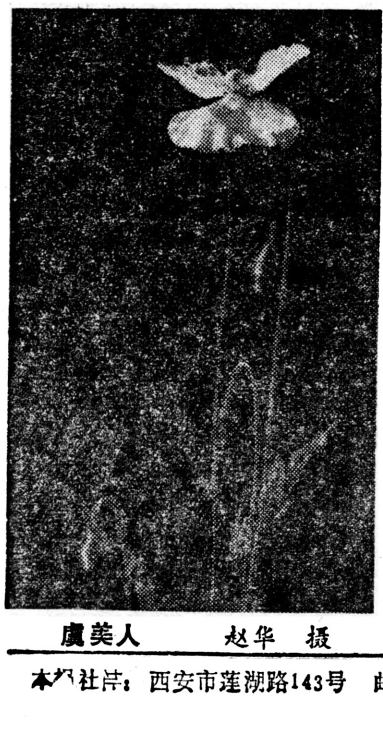
他是班长，三代工人的儿子，生得很平凡，却很有人缘。

后来，她当上了学习委员，出自书香门第的教授的女儿，雅致超然。因为都是班干部，他们的接触多了。虽然出自两种生活环境的教养，一个朴实憨厚，一个热情大方，但他们配合得很默契，把班上的工作搞得很出色。

他喜欢站在远处，欣赏她和同学们说笑时那极有教养的一颦一笑；喜欢听她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古道今。

她倾慕他衣着不修边幅的潇洒；崇拜他处理班务时的气度。

上学时，他喜欢走她家门口的那条小街。放学时，她满面羞赧地送他微妙的一瞥。



虞美人 赵华 摄

临近毕业，班上编排话剧。他扮父亲，她演母亲，两个人都把人物演活了，同学们戏谑地说他们是极好的一对。

听了这话，她红着脸跑开了。他依然站在那里，说着笑着，很有分寸地释放着那份怀春的情绪，享受着初恋的喜悦。

后来，他们毕业了。

毕业时，夕阳映照的教室里，他和她依然一前一后地坐着。她朦朦胧胧地期待着什么，他几次欲言又止，终于他什么也没说。

从此，他们各奔东西。

他响应号召去了边远山区，成了第一批离校的知青。她也随着不可抗拒的潮流，下了乡。

繁重的体力劳动她吃不消，艰苦的生活环境她不习惯。她主动给他写信，象在学校时那样，什么都不忌讳地向他诉说。

他来信了。语中的情感虽不象飞流直下的瀑布，却也象汩汩流淌的小溪。末了，又加一行字：学会照顾自己，天黑关门防狼。

他仍然很有分寸。

她感激他，信任他，感情上有一种强烈的欲望。盼他来信，盼他多来信，盼他来征服她的骄傲。

他常常为她，彻夜彻夜的辗转难眠，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燃着那一腔身不由己的无可奈何。

她借故去看他。他两眼喷着火，她的心狂跳着。

但很快，他又镇定自若，忙乎开来，象招待所有的来访同学那样，热情而不失分寸。

她要走了。

他送她到车站。一上路，她暗示，诸多习俗的看法，对她无效。他着力控制，似懂非懂，答一句没一句，不卑不亢，离她不远不近。临别，他说：谢谢你来看我。欢迎你再来。

她嗔怪他傻，心里很委屈。

他仍然不失分寸。

第三年秋天，他入了党。后来第一批走出农村，进了铁道部的一家工厂，当了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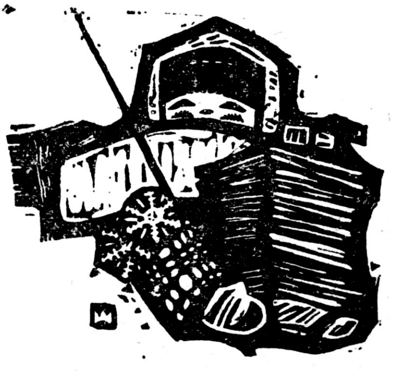
她太"清高"，依然在农村。

他们继续通信。一个谈工厂，不卑不亢。一个说田野，雨雪风霜。一是寻求殷切期望，一个依然是故我，没有冰，也没有火。慢慢地，她似乎感到，心不再是那么狂热，不再期待他的关爱，不再盼他来信。爱，不再盼他来信。

十几年后，他们又见面了。他胡子巴茬，她满面憔悴。他（她）从她（他）的眼睛里得知，她（他）的爱心未死。

他嗓子痒痒的。她鼻子酸酸的。

他和她张了张嘴，终于什么也没说。



课代表（木刻） 习凤山

动物的自得

张晓明

狐狸
狡猾？
得了吧
是你的的智商数没我的高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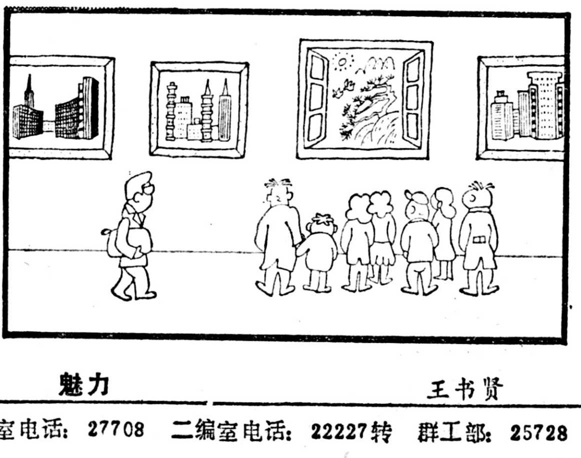
跳蚤
我们也有一技之长，
比如跳高。

老鼠
为什么我连上街的权利都没有呢？

螳螂
每次捕蝉前，我都要看看后面。

母鸡
嫌我们下的蛋小
那你们来试试

丑小鸭变成的天鹅
你们问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告诉你，
我已经不记得啦



魅力 王书贤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部电话：710619 一编室电话：27708 二编室电话：22227转 群工部：25728 陕西日报印刷代厂印